

671.4157
QBT
11

壽陽縣志

光緒己卯續修

壽陽縣志

板存受川書院

續修壽陽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所以備稽攷而資政體寓勸化而維風俗其系甚大豈僅俾後之人徵文攷獻視為掌故已哉壽邑志自乾隆間前令仁和龔君岷山續修後攷覈精詳體例嚴密固已秩然美備顧迄今又百餘年其間名物之沿

言陽集元
革俗尚之變遷與夫孝友節義傑
出者流苟無載筆紀之悉使湮沒
弗彰將何以為來者勸是則志之
不可不更有以續之也審矣歲己
卯湘潭 爵宮保曾公來撫三晉
徧檄郡縣一律補纂爰自己卯迄
壬午厯前任馬君家鼎賈君成霖
越數年而續始成當志之垂成也

余適攝篆茲土庸為督勸竣厥事
凡志體裁略仍襲舊不過增所當
增補所當補並取所謂足以資政
體維風俗者云爾至經營采訪執
筆纂修暨楮墨剗劂壹是所需咸
出邑士大夫手於予何與焉維予
不敏既無實政有加於民又無才
識如龔君之足傳後世乃會逢其

盛樂觀是志之成俾得蝨名其間
蓋亦予之深幸也夫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小陽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署壽陽縣事武安白昶謨

龔志序一

原序八篇茲錄其三

披覽圖志與讀史相表裏者也而一州一縣咸各有志俾沿革山川見歷代史者於此可稽因以近察政之體要民之利病故非通古今明吏治則撰次概不足觀歲戊子余奉命撫晉壽陽尹龔君來謁知其有學且

克敬其職也壽陽於春秋馬首邑漢榆次東境縣之設起晉太康中迨元魏氏省入中都徙其戶於大陵城南置受陽縣蓋其時兵燹之餘荒蕪爲墟矣隋名魏所別置爲文水縣而復晉舊縣曰受陽唐貞觀十一年改受作壽始符昔日迄於今不異然新舊唐書受壽參差互

見讀史者莫之能是正壽水控引山谿逕縣治南水北
曰陽是以納稱焉其水南入洞渦洞渦者同過也魏收
地形志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
原過祠下僅臚四源繼云五水合道故曰同過今是水
導沾嶺爲正源左合南谿水導木瓜嶺之源也過壽陽
而西塗水出大廉山塗谷南來會之原過水北來會之
塗水春秋時以名邑四源之外最大者壽水纏絡四源
適中地魏收獨遺之酈道元注水經謂之黑水二子距
西晉未遠於壽水俱不聞又況生千百餘年後欲稽古
畢得用訂史籍訛文誠匪易易今龔君繕其新纂志稿

請余序其書嚴體例精考核凡舊時相承襲疎失必詳
舉確有證實如謂隋開皇迄唐貞觀是地名受陽凡四
十有八年又魏書神武郡寄治并州界莫識所在茲訪
求得之於縣西北二十里猶名神武村更摭李吉甫元
和郡縣圖志神武故城繫壽陽縣北爲證舊唐書言壽
陽武德三年屬遼州顧景范方輿紀要亦踵其誤茲訂
以武德三年置受州領孟壽陽二縣遼州同是年置領
樂平遼山平城石艾四縣辨遼州乃受州之外元史河
渠書治河卽漢書上艾之綿曼水水經注云上承桃水
縣東南二十里桃源溝是也桃或作洮遂傳合左氏春

秋臺駘宣汾洮茲則訂以司馬彪云洮出聞喜兩不相
蒙大致精審類如此縣轄二驛當西路達京師衝要
而龔君爲縣餘暇於境內有關施政資稽古者周察不
遺奉是心行之勿怠以蘄適於治理仰承聖天子
命官分治子惠元元之至意其亦若斯之盡其學敬其
職不敢或苟也夫

乾隆三十五年鵬月撫晉使者鄂寶撰

龔志序二

余宦遊秦晉視篆所至於地方風土山川人物必徵諸
志乘以備考證而於他州邑志尤殷勤搜羅所閱不啻

數十種獨王九思之志鄔康對山之志武功簡嚴精核
最爲愜心後之續纂者亦未敢擅爲更竄別原書爲前
志而以續纂爲後志蓋二百餘年來鮮有儷焉者也仁
和龔君岷山作宰壽陽於廢墜修舉之餘兼有事於邑
乘考壽志康熙十一年暨五十六年邑令吳祚昌李敦
修後距今將六十年其間因革損益代異時殊起而增
葺之宜亟亟也辛卯春緘跡抄本謂余同事一方不可
無言夫志之難久矣憚於稽古者沿革山川踵譌襲謬
不解攬摭蒐討昧於證今者建置田賦因陋就簡未能
條晰貫通往往古蹟則前後敘述牴牾今制則賦役色

曰糾紛求其確有證據犁然明備不可多得今岷山於縣志受陽壽陽之參互洞過桃水之源流亦既根踞史傳考核糾正如彼而膺廩郵驛之繁瑣金穀徭役之變更人所據案眩懣難以終日者又能鑿鑿言之如數家珍如此於以徵疇昔之究度本實心以行實政爲當世有用之材非如書生紙上空談僅詡博識而已余學殖荒蕪屢膺編纂之任宜川隴州應州諸志蓋嘗兢兢致愼不敢詳於古而簡於今岷山是書發凡起例非苟作者而星野之渺茫八景之鄙陋獨毅然削除尤與余諸志脗合世之讀者視康王之志廓與武功爲何如也

賜進士奉政大夫知山西平定直隸州事加二級紀錄
三次南豐吳炳撰

冀志序三

余少壯雅游足跡幾半天下自吳越而燕齊而三楚舟
車僕僕每於所遇山川人物風俗謠歌輒思考覈作爲
掌故以自比於楊子雲橐筆載方言之例顧以作客羈
懷事非己責亦竟未有成書歲丙戌成進士筮仕來晉
卽聞壽陽爲燕趙秦蜀咽喉衝要特甚而向係簡缺心
竊疑之是年大中丞彰公悉心籌畫果題請改簡爲
繁而遴余以莅茲土下車之日覽疆域之廣輪覺土宜

之肥瘠稽盈虛見其俗僕茂質魯所謂唐魏遺風猶有
存者蓋深幸政之易成而猶憾夫掌故之未備也爰於
簿書之暇緝閱舊志雖筆修於前令吳君繼續於李君
而體例多所未符記載亦近荒略且相隔五十餘年事
實更懼湮沒篝燈五夜伸紙握槩自治革疆域以至藝
文爲目二十有六彙爲十卷其間蒐羅銘篆博訪耆舊
不遺餘力微者顯之幽者闡之庶秩秩乎有可觀者矣
且夫作志之法上同於史龍門扶風稱極軌焉惟是史
則自表志外紀傳皆寓意褒貶而志乘獎善諱惡與史
殊科長短之義也然猶不敢自是必衷諸輿論而後登

之以隱寓夫開獎鼓舞化民成俗之意我 國家重熙
累洽於變之休超軼千古況壽陽去 京師千里沐浴
最近苟能羣勉其所可志而深鑒夫所不可志則他日
輜軒採風上之內史夫非猶是唐虞之俗也哉是編也
出自一手爲日以百計蓋舉余生平游歷時所欲記而
未成者移力於此故脫稿頗易若曰才曰學曰識自矜
三長則滋愧矣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

賜進士出身壽陽縣知縣仁和龔導江謹識

吳志序一 康熙壬子武全文

今年秋邑侯潼陽吳公重修壽陽志成梓之曰緘一冊

示予若以予祖貫壽水宜一寓目者予對邑人言索志於今日成志於長吏手亦大難今日何地無長吏何地無志按部徵之舊帙新編纍纍者棟不勝充再覽焉匪苟簡則填砌耳是固非作者不能卽有能者率終其任束縛於功令催科不已盜案繼之獄訟文移奔走迎送又繼之爲令者心目交營筋力孔憊求一息得弄柔翰弗遑也會少暇亦退食暫息肩焉足矣而急功名愛身家者方皇皇爲彌縫計爲陞遷計爲悅親知貽子孫計誰則肯殫精研思作地方迂闊事然則居今日而舉邑志程長吏較三者之中以爲大概不能者十之三不遑

與不肯者十之七今言志若易然獨何故邑人曰君固
壽人胡不聞吳公狀公下車僕素簡易如寒士然每日
出見錢數十向市上買豆腐蔬菜三兩觔入衙齋和粟
米飯啖之慮小民之弗若於訓式於政也自製恆言時
爲演說有爭訟者卽令約長諭解之平焉則已征輸不
差耗爲之期而與之約各自封識納櫃中令一無所與
也以故三年來邑遠近若不知 朝廷有命吏云公則
徐徐理絃誦親文墨手取舊志或輯或釐俚者易紊者
序闕者補之向所謂不能不遑與不肯三者皆出公意
量外而志乃哀然告成蓋不見其難而樂其易竝非有